



评论

让书香,成就人生美好

——读韦泐《人与书渐已老新编》

■ 张家鸿

品读《人与书渐已老新编》，我如同走进韦泐的生活中，既是他的读者，更是他书香日常的见证者。每读一篇文章，即更进一步深入他的生活，走进他的内心，感受他的敬意、他的好奇、他的细心、他的热爱。

拜访文化老人并与他们结下情谊，是韦泐生活中的一部分。热爱与敬意均悄悄暗藏于他一次次聆听请教时。时间有长有短，受益或多或少，都是韦泐无比珍视的经历。诗人袁鹰、辛笛、牛汉、臧克家，版画家张嵩祖、赵延年，书法家吴钧陶，画家冯春，美术史家黄可等人，都是他拜访的对象。

因为拜访，彼此缔结为忘年交，以友情为线索的诸多往事，实在值得多年之后久久回味。韦泐请邵燕祥先生为《百年新诗点将录》作序，邵先生不仅通过电邮发来序言，不久还寄来书信，信中装着他的序言手稿。“捧读邵师的手稿，真是暖心啊！他的硬笔书法，与他的毛笔字一样，可称秀美而遒劲，是典型的文人字啊！”在韦泐看来，这不仅是永久的珍藏，更是贵重与恒久的友情。姜德明先生寄来的信中，说来说去都是书。说书的同时，先生从未失过谦和之风、宽厚之礼。他曾叮嘱韦泐帮忙找《沧海往事》，韦泐手头恰有一本，即寄去给他，他收到后马上来信，告知读后即奉还。在致韦泐的一封封信中，他总是在表达对学界前辈的谢意与敬意，这是自然流淌出来的，而非有意做作。



与此同时，走访旧书店、旧书摊淘旧书也是日常不可少的。旧书不仅是旧书，其背后是情感分量与文化积淀。它们不仅不轻盈，反而是厚重的。如果非要在整本书中找寻一句，清楚明了地传递韦泐对书籍的情感，那便是这句话——“一册旧书的背后，有如此多的纪念意义，这样的书，当宝之爱之！”从品相来看，旧书当然是旧的，不是新近出版的，书本身在茫茫人海中，各种书肆书店中浮浮沉沉几十载。岂有不沧桑之理？岂能如刚出版时那般鲜嫩？与此同时，随着时光流逝，当初的初版本或者题签本依然“健在”，且有幸与爱书人结缘的好书，则少之又少。如能相遇，岂有不珍惜之理？

在广州，以当时半个月工资的价格买下胡适《尝试集》，为1927年10月第九版。在上海，于文庙书市

淘得民国年间出版的《三毛流浪记》初版本。见到封面上有花卉与小草的组合图案，韦泐即买下戴望舒译著《屋卡珊与尼各莱特》。它们是旧书，依然是韦泐书架上的珍藏，它们不仅是旧书，它们是韦泐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承载着文化的重量，寄托着个人的情感。

拜访老人与逛旧书店，均与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背道而驰。它们并非韦泐的特立独行，而是持续几十年的热爱使然。非如此，韦泐则不是读者眼中的韦泐，韦泐就写不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书话文章。这是由衷的热爱，亦是自主的选择。停住脚步，回望历史中的人和事，乃韦泐甘之如饴之作为。当然，许多时候品人与鉴书，在韦泐这里往往不可分、不必分，而是天然地融为一体。著作源于人之撰述，人的情感注入文字中，著作岂会与人毫无牵连？人心浮躁与功利心强盛，恰是当下世道的明显特征。与当下多数人迥异，韦泐行走的是清晰的路线，过的是简单的生活。有书就满足，书香即散发出缕缕芳香的气息，在现代社会中，是清流般的存在。

这部书可以视作韦泐的回忆录，带着浓郁的书香，带着历史的陈迹。为走过的岁月留痕，每篇文章都是见证，都是心绪与情感倾注的结晶。《人与书渐已老新编》源于老去之前的经历，立足于老去之后的回顾，亦属于老去之后的沉淀。人书俱老，在韦泐这里并无失落，亦没有伤感，而是走过一圈又一圈年轮之后的充实与满足。



不是打量,而是懂得

■ 黄梅萍

我常常在想，读书究竟为生活带来了什么？似乎并未添增多少世俗的繁华，也未改变眼前的烟火日常。可那些读过的文字，却悄悄沉淀于心，化作眼底的光、心底的静。它拓宽了灵魂的疆域，柔软了处世的锋芒，让我们在喧嚣中守得一份从容，在平凡里觅得一份清欢。读书，不改变世界的模样，却重塑我们看待世界的目光。

这目光，变得柔和而温婉，不是打量，而是懂得。你读雅丽老师的《芬芳了一片海》，蚌埠女喜欢头戴簪花“世世漂亮”，是因为蚌埠男人出发征服大海，在家庭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，所以，家里一切大小家务，包括男人出海归来的战利品都是女人在打理、售卖。她们太累了，所以，“头上花园”花语盈盈，暗香浮动，这何尝不是她们对自己辛勤劳动的犒劳，用坚韧的心，把忙碌的生活过成一首绚丽的诗呢？你读懂了这份美丽背后的辛酸与诗意。

因了这份懂得，所以慈悲。甚至它长成了你的骨血，长成了“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”的生命底色。就像前段时间品读了汪曾祺老师的《薛大娘》，发现汪老师不只会用文字煮生活日常，更放眼于生活中的小角色。薛大娘这个人物的所为可能在今天看来有所争议，但其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，像汪老师小说结尾所言：“她（薛大娘）的性格没有被扭曲、被压抑。舒舒展展，无拘无束。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、自由的人。”简简单单的两行字，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来做评判，有的，可能也是作者心中的那份懂得。

因为这份接纳，让你看人时的目光，不是打量，而是懂得。如同清晨的菜市场总回荡着针尖对麦芒的争执：穿风衣的女士捏着青菜梗，为五毛钱与摊主争得面红耳赤，鬓角的碎发因激动微微颤动，在旁人看来满是计较与刻薄。而摊主也不甘示弱，粗糙的手指戳着秤盘，仿佛连岁月磨出的老茧都带着固执。而无人知晓的是，女士包里装着住院母亲的缴费单，摊主的裤脚还沾着凌晨三点的露水……看似琐碎的争执，是两簇为生活奔忙的火苗，在市井烟火里碰撞出无奈的光。

让我们在闲暇时都能和书香共缱绻，让你我的眼神能有那种被文字浸润过的、干净的亮，从而散发出柔和的光。



悦读

最是细处动人心

■ 王芸菲

江苏作家阮夕清在四十九岁那年，推出了他重拾笔后的第一部小说集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。在此之前，他做过保安、营业员、会计、书吧老板等十几种工作，在生活的泥土里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。或许正因为这番经历，他笔下的故事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，而是将目光温柔地落在了普通人身上。读这本书，我最大的感受便是：最是细处动人心。那些旧书摊前的寒暄、运河边的打捞、深夜病房的守护，恰如燕子呢喃般轻柔，无声地撩动着读者的心弦。

书中最打动人的，往往是那些无需多言的默契瞬间。《华夏第一公园》里，陈国良与宋小东这对多年未见的同学，竟在同一座公园出没许久却未曾遇见。当真相揭开，宋小东一句“你摊头的书我翻过两次”，陈国良一句“当时忙着整理没留意”，简单的对话

背后，是成年人世界里命运的巧合与人生的疏离。当宋小东陷入困境，陈国良只是默默蹲下身子，耐心解开他鞋带上的死结。这个略显笨拙的动作，没有伴随任何豪言壮语，却把同学间久违的善意悄悄递了过去。阮夕清极度克制，只捕捉这些不经意的微小动作，平淡中的真情便跃然纸上。

这种对细节的捕捉，不仅寄托了情感，更让时代主题有了落脚点。《运河铁人》里的下岗老工人老张，带着儿子用一块强力磁铁在运河里打捞废铁补贴家用。那吸出水面的铁锅、铁丝、螺帽，不仅是维持生计的口粮，更是一个家庭在时代浪潮里咬着牙扛着的坚韧。而李司令从废品站淘回的机器人头颅，被他视作人生唯一的作品与念想。这些锈迹斑斑的寻常老物件，像一面面镜子，照出了下岗潮中普通人的挣扎。

细微之处的微光，还能跨越时空，带来心灵的慰藉。《讲苏州话的人》中，张先骏因母亲离世而失眠寡

言，父亲带他去找心灵寄托。当林阿婆用苏州话问出“姆妈帮你买的《海底两万里》看了吗”，母亲生前的叮嘱和期盼，瞬间附着在一本具体的书上，变成了穿越阴阳的安抚。同样，《窗外灯》里许荣生被骗后，秦海生送来的购物卡，延续的是二十年前那份跨越生死的牵挂。这些附在具体事物上的情感，就像暗夜里的盏灯，不仅照亮了书中失落者的前路，也让看故事的我们找到了情感的依托。

孙犁先生曾说：“所见者大，而取材者微。”阮夕清深谙此道。他笔下的主角，全是灰扑扑的平凡众生：收旧书的保安、打捞废铁的下岗工人、思念母亲的少年、深夜值守的护工。他们的人生没有大开大合，却藏着最真实的生活况味。最是细处动人心，那些藏在生活缝隙里、不经意间流露的温热，终将汇聚成抵御风寒的力量，陪着我们这些平凡人穿越风雨，抵达岁月静好的彼岸。



投稿邮箱: dzn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